

187453



· 蘇聯政治學校教材之一 ·

帝俄時代工農生活及其 爲自身解放而鬥爭的情形



時代出版社

5
14

62223

187459 50991

22/603

蘇聯政治學校教材之一

5
14

帝俄時代工農生活

62223

及其爲自身解放而鬥爭的情形

時代出版社

一九五三年·北京

КАК ЖИЛИ И БОРОЛИСЬ ЗА СВОЁ
ОСВОБОЖДЕНИЕ РАБОЧИЕ И КРЕСТЬЯНЕ
В ЦАРСКОЙ РОССИИ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равда» Москва, 1950

本書根據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 1952 年中文版重排

1953年8月北京重排第一次印刷

1—15,000册 定價1,700元

32開·29千字



外文印刷廠排版

北京新華印刷廠分廠印刷

源豐裝訂所裝訂

新華書店華北總分店續經售

目次

一 帝俄時代工農底狀態·····	三
二 工農爲反對地主和資本家而進行的鬥爭·····	三〇
簡短的結論·····	三四

一 帝俄時代工農底狀況

在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前，俄國也如其他國家一樣，是由資本家與地主統治的，而工人與農民則遭受着殘酷的壓迫。當時勞動者的生活痛苦得不堪忍受的，他們的遭遇是極爲悲慘的。

勞動者屢次企圖改變這種不公平的制度，擺脫掉壓迫者，由自己來支配自己的生活。但是他們每次都遭到了失敗。奴隸制的鎖鏈仍舊沒有鬆動，或是換成了一些式樣雖新而仍如先前一樣痛苦受辱的枷鎖。壓迫者已經更換了，但壓迫仍然如舊。

只有在我們國家裏，由於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結果，勞動羣衆才推翻了剝削者，親自掌握了政權，建成了根本不容有壓迫存在的社會主義社會，目前又正順利地建設着共產主義社會。現今，其他許多國家的勞動者也都走上了這條道路。

農奴制度 在俄國也如在其他國家一樣，農奴制度存在過一個很長的時期。在這種制度下，土地及其他各種生產資料是由地主佔有的。地主專靠剝削佔居民多數的農奴底勞動過活。農民像奴隸一般被禁錮在土地上，「農奴制度」這一概念本身就是由此產生的。

農奴處於身分上完全依賴於地主的地位。地主可以像買賣其他一切私有物一樣，隨便

買賣農奴。農民沒有任何的權利。地主任意審判農民，懲辦農民，並拷打農民。例如，女地主薩爾遜奇哈就把自己的農奴打死了一百來個。

地主利用農奴制法權來強迫農民給他白白作工，即剝削他們。農民擁有一小塊份地來供自己使用，但他們要花費大部分時間，即每星期要花費五天時間去耕種不是自己所有而是地主所有的土地。這就叫做「勞役」。農民必須從自己家裏拿出一部分糧食，肉類及其他一些產品交給地主，或是向地主繳納一定數目的錢款。這就叫做「代役租」。

農民們備受貧窮的苦痛，處於黑暗無知的狀態。他們往往因飢餓和替地主担任繁重與疲憊不堪的勞動而陷於死亡。

農民會屢世進行過反對地主——農奴主的鬥爭。在農奴制度下發生的許許多多的農民「騷動」，常常變成爲長期的大規模的起義。農民要求消除繁重的稅役，取消地主特權，廢除農奴制度。

俄國歷史上有過不少的農民起義。特別是在拉辛與普加喬夫領導下的兩次大規模農民起義。一六七〇至一六七一年在拉辛領導下的起義，幾乎席卷了全伏爾加河流域。經過一百年後，即在一七七三至一七七五年內，新的農民起義又震撼了沙皇俄國。這便是普加喬夫所領導的起義。與普加喬夫起義實行聯合的，除俄羅斯農民而外，還有巴什基爾人，鞑靼人，以及帝俄其他某些被壓迫的民族。起義者燒燬了地主的莊院，趕跑了或殺死了地主，企圖這樣來粉碎農奴制度的枷鎖。

但是，所有這一切農民起義都終歸遭到了失敗。原因何在呢？原因就在這些起義是沒有組織的，起義者既缺乏嚴明的紀律，又缺乏應有的領導，並且未曾提出清楚明瞭的目的。沙皇軍隊兇殘的鎮壓農民「暴動」，拷打與斬殺起義的農民。

農民在解放鬥爭中僅僅依靠自己的力量，是決不能達到成功的。

斯大林同志說過：「爲什麼普加喬夫領導下或拉辛領導下的農民起義遭到了失敗呢？

爲什麼當時農民未能趕走地主呢？因爲當時農民沒有而且也不能有像工人階級這樣的革命領導者。」

俄國的農奴制度比西歐各國存在得長久些。這就是沙皇俄國落後的原因之一。

農業發展極爲遲緩。強迫性農奴勞動的生產率極爲低微。農民使用木犁木耙等舊式農具來耕耘田地。

當時，俄國的工廠還爲數甚少。工業在農奴制度下不能有真正的發展。爲要發展工業，便需要有銷售工廠出產品的市場。但是，大多數居民都是農奴，他們無錢購買貨品。爲要建設工廠並使其動工生產，就必須有自己的勞動力。但農奴制不能提供出自由的勞動力。農奴們沒有地主許可不能到工廠中去作工。廠主們無法找到他們所需要的那種數量的工人。

農奴制的廢除及對農民的掠奪 農奴制度阻礙了工業的發展，使勞動生產率沒有可能提高起來。俄國全部經濟發展進程都要求把農奴制度消滅。

農奴日益更加堅決地起來反抗農奴地主。例如，單只一八五八年一年內，就發生八十六次農民「暴動」。沙皇懼於大批農民「暴動」，也只得承認說：由上面解放農民，要勝於農民從下面來爭得自己的解放。一八六一年實行了所謂農民改革：這年沙皇政府宣佈了廢除農奴制。

農民在改革後已再不能被人把他當作物品來實行買賣了。但是，地主對農民的壓迫仍然沒有變動。沙皇政府實行的這種改革，只是對於地主有利。農民雖然「獲了解放」，可是已被掠奪一空。沙皇與地主毫無心肝地掠奪農民。

在實行改革時，地主把農民在農奴制時所享用的土地割去五分之一以上作為己用。於是從農民方面割去的這部份土地就被稱為「割地」。這樣一來，農民手中剩下的土地，比比他們在農奴制時所享用的土地還要少些。並且，地界劃分的結果，農民竟被排擠到了最壞的，往往是完全不適宜於耕種的土地上，農民放養牲畜的牧場也被剝奪了。

農民爲了獲得這些份地，不得不向地主繳納巨量的贖金。實際上，農民不僅用錢贖買了自己的土地，而且贖買了自己的「解放」。留在農民手中的土地共值五億四千三百萬盧布，而農民爲着這些土地所付出的贖金，則約達二十億盧布。這原是一種公開而毫無掩飾的劫掠舉動。

沙皇與地主竟這樣來「解放」了農民，以致使備受貧困束縛的農民陷入了受地主盤剝的絕望境地。

農奴制度殘餘 一八六一年的農民改革，並沒有消滅農奴制經濟的主要基礎，即地主土地佔有制。就是在改革以後，大部分最優良的土地也還是留在地主們手中。三萬個地主佔有七千萬俄畝土地，而一千萬農戶也只佔有這種數量的土地。每個地主平均佔有二千三百俄畝土地，而佔半數的農戶，則每戶只佔有一兩俄畝的土地。貧農們講到自己的份地時常常說：「連母雞都沒有地方放養」。高加索的山民也常訴苦說：「我的全部土地可以藏在了一件大氈裏」。

農民在這樣微小的份地上，決不能經營獨立的經濟。因此，他們不得不去受地主的盤剝，不得不在極苛刻的條件下來租種地主的土地。只是租金一項，地主每年就從農民手中取得約五億金盧布。

農民往往因為使用地主的土地、草地和牧場而不得不用自己的農具和馬匹去替地主白耕種一定數量的土地。這就叫做「工役」。例如，坡爾塔瓦省的地主要求農民租種一俄畝以「工役」為條件的土地，就要替地主白白耕種與收割兩俄畝的土地。農民往往必得把自己的半收成作為實物地租交給地主。這就叫做「對分制」。

這種「工役」與「對分制」，便是農奴制度直接殘餘。

地主的壓迫，以及往往超過農民經濟收入的苛重的賦稅與付給地主的贖金，引起農民

大衆底貧困與破產。農民收穫的是極低微的收成。大多數農家收穫的糧食，都不夠吃到新糧成熟的時候。

列寧曾這樣描述過帝俄時代農民的狀況，他寫道：

「農民過着貧窮困苦的生活：他和牲畜居住在一塊，穿的是破衣，吃的是野菜……農民們經常挨餓，每逢歉收年份，總是成千成萬地死於飢餓與時疫；而這樣的歉收年份又是有加無已的。」●

農奴制度的殘餘阻礙了俄國經濟的發展。地主認爲用「工役」與「對分制」形式來使用農民勞動，更爲有利。他們不使用機器與肥料，因爲使用機器與肥料，就必得耗費大量的資金。農民遭受地主的殘酷壓迫，無力改善自己的經濟。所有這一切也就是革命前俄國農業極端落後，時常發生歉收和飢饉現象的原因之所在。

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 一八六一年改革後，俄國資本主義迅速發展起來。

廠主從鄉村方面獲得了廉價的勞動力。二十世紀初，每年都有數百萬農民離鄉背井，出外謀生。

斯大林同志說：

「當時有什麼東西迫使農民從鄉村跑到城市呢？就是因爲有飢餓恐怖，因爲有失業，

● 「列寧全集」，第四版，第四卷，三九六頁。

因為當時農民覺得農村是他們的後母，而總想逃開她，隨便逃到什麼地方去，只要找到一點什麼工作就行了。」

俄國工廠與鐵路的建設廣泛開展了起來。出現了許多工廠，鋪設了許多鐵路，建築了許多內河碼頭與海港。商業也興盛起來了。舊城市擴大了，出現了許多新城市。

隨着資本主義工業的發展，無產階級的人數也增加起來。一八六五年時，俄國大工廠與鐵路上的工人數量，已達七十萬零六千人。二十五年後，即在一八九〇年時，工人數量已增加了一倍以上，而達到一百四十三萬三千人。到九十年代末，各大工廠，礦山和各鐵路上的工人數量，已達二百七十九萬三千人。

資本主義不僅在城市方面，而且在鄉村中也發展了起來。農民在農奴制度下經營的是自給經濟。這就是說，每一農戶都種植穀類，飼養亞蘇與詞養牲畜，但目的不是爲了出賣，而是爲了供應地主以及供應自己的消費。隨着農制廢除以後，由於工業與城市的擴大，對糧食及其他農產品的需求也增加起來。農民日益更多地把自己的生產品拿到市場上去出賣。此外，還因爲必得繳納巨量的現金稅，所以他們也不得不出賣自己的生產品。農民的經濟日益成爲商品性的經濟了。

商品經濟的發展，使革命前俄國人數最多的階級，即農民日益分化起來。從豐裕農民

中間分化出一小羣富有者，即富農。他們購買與租佃土地。富農擁有的馬匹數量與其餘一切農民擁有的馬匹總共數量相等。他們也如地主一樣。僱傭雇農與短工，剝削他人的勞動過活。富農吸血鬼野蠻地壓迫貧農與雇農。

當一小羣富農發財致富的時候，大部分農民却日益貧窮和破產起來。許多農民連一匹耕馬都沒有。沒有耕馬的農民，不是靠自己經濟中的收入，而是靠替別人當雇工來維持生活。貧農按其地位來說，極與無產者相近。列寧把貧苦農民稱為半無產者。他們中間的許多人完全失去了自己的田地，而變成爲受人僱傭的無產者，即雇農。

在富農與貧農之間存在有農民的中間階層。甚至在豐收年份，中農也只能勉強夠吃夠穿；貧困總是在緊跟着他。只有極少一部分中農才能攀升到富農，即富有者的地位。但中農通常總是陷於貧窮破產的地位，補充着農村中貧農階層底隊伍。

在帝俄時代，全體農戶中有百分之六十五是貧農，百分之二十是中農，百分之十五是富農。農民這一階級業已發生了分化。在農村中，也如在城市裏一樣，產生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兩個階級，即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

資本主義制度起來替換了農奴制度。

什麼是資本主義制度呢？生產工具與生產資料的私有，這就是資本主義制度的主要基礎。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工廠、土地等等都操縱在極少數資本家手裏。城鄉的無產者被剝奪了任何的生產資料。他們所有的只是自己的一隻能夠勞動的手。無產者生存資料的唯一

來源，便是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無產者與屬於地主私產的農奴不同，而並不是資本家底私產。但是被剝奪了生產資料的無產者，爲要不致餓死，便不得不把自己的勞動力出賣給資本家。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工人是資產階級底僱傭奴隸。

資本主義社會是基於資產階級剝削無產階級的制度之上的。這種剝削是怎樣發生的呢？資本家佔有生產資料，成爲他所購買的勞動力底全權主人。工人爲要抵償所領得的工資，譬如說，需要作五點鐘的工就夠了，但按僱傭條件的規定，工人却要作十點鐘的工，就是說要額外多作五點鐘的工。工人在這種補充的五點鐘內所耗費的勞動，得不到資本家方面的報酬。在這種場合，工人以其工作日底一半替自己作工，而另外一半則白白給資本家作工。由此可見，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就在於資本家佔有未付報酬的工人勞動。資產階級發財致富的唯一源泉與工人貧困底基本原因，就在於此。

列寧寫道：「資本主義是這樣一種社會制度，在這種社會裏，土地、工廠、工具等等都由少數土地所有者與資本家所佔有，而民衆則沒有任何，或者幾乎沒有任何私產，因此不得不受人僱傭去當工人。土地佔有者與廠主僱用工人，強使工人生產此種或彼種預定拿到市場上去出賣的產品。同時，廠主又只付給工人勉強能夠維持工人及其家屬生活的工資，而工人超出這個數量所生產的一切產品，則全被廠主放進自己的荷包裏，這便是廠主的利潤。」

資本主義經濟，由於生產資料的私有制，所以它是碎裂爲各個部份的。它是由個別資

本家底企業所構成的。資本主義經濟是無計劃的，無政府狀態的經濟。每個資本家在其活動中所遵循的原則不是整個社會底利益，更不是勞動者底利益，而只是私人發財的利益。

資本主義生產的目的，不是要滿足居民的需要，而是要生產商品，以便增加資本家的利潤。

資本家爲追逐利潤起見而努力生產更多的商品。但是財富的創造者，即佔居民大多數的勞動者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却過着貧窮困苦的生活，他們的購買力是非常微小的。

因此，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時常發生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商品——布匹，燃料，工廠製造品，食品等——的生產，比市場上所能容納的，比基本消費者，即人民大眾用現錢所能購買的要多的多。於是商品便堆積起來，找不到銷路。一部分企業停閉，生產縮小。千百萬工人被拋到街頭上去，更加增大飢餓和無家可歸的失業者隊伍。資本家爲維持高度價格起見而把商品囤積在堆棧裏，或是把它們消滅掉。

人民大眾因爲商品生產過多而不得不過着貧困的生活！當然，假使能夠把生產不是用去掙取最高利潤，而是用去有系統地改善民衆的物質狀況，那時便不會有商品過剩現象，便不會有危機。但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是不能達到這點的。爲要消滅危機，便必須消滅資本主義。

斯大林同志寫道：「由此可見，危機、失業、生產間斷、生產無政府狀態以及諸如此類的現象，乃是現代資本主義生產無組織狀態的直接結果。」●

俄國工人階級底狀況 資本家殘酷剝削工人。他們為取得更高的利潤起見，便盡量來延長企業中的工作時間和盡量減低工人的工資。

帝俄時代的工人從早到晚給廠主作工。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工廠裏的工作時間至少是十二小時半，而在紡織工廠中甚至延長到十四以至十五小時。同時，工人所領的工資又異常低微。廠主廣泛採用廉價的女工和童工勞動。女工和童工的工作時間與男工相等，但他們所領的工資却比男工所領的要少得多。

但就是這樣低微的工資，工人也往往領不到全數，廠主強迫工人在他自己開設的店鋪裏購買價錢貴得多的貨物。此外還用勒索罰款手段來劫掠工人。俄國一位最老的紡織工人——革命家莫依先科，在回憶俄國工人淒慘狀況時寫道：「每件事情都要受罰。戴着帽子從經理室窗前走過受罰。在宿舍裏大聲講話受罰。帶着手風琴上街去受罰。老婆生了雙生子受罰。簡直只有躺下死去一條路！」

工人住在茅棚、擁擠不堪的公共宿舍和土窯裏。當時人們把頓巴斯工人村鎮邊陲稱為「狗窩」。工人宿舍內，擁擠不堪。好幾家工人住在一間屋子裏。給單身工人設置兩層甚

至三層的板鋪。一九〇二年時，一個調查過莫斯科罷工運動的憲兵軍官，在向上司呈遞的報告書中曾這樣描寫工人們底居住條件，他寫道：「在劃分為九個巢窟的矮小黑屋子裏，住着十八個至二十四個人，並且每個巢窟裏住的都是帶有小孩子的家庭。每個巢窟的面積——長為二俄尺半，寬約二俄尺。」

工人們吃不飽，穿不暖。結核病和其他的病症斷送了大批的人命。工人中間根本就沒有什麼社會保險。醫病非付錢不可，但工人家裏的錢甚至不夠供飲食之用。工人們未老先衰。當工人已精疲力竭或患病的時候，資本家便把他拋到街頭上去。

失業工人的狀況特別難堪。各工廠大門總是聚集有徒然尋找工作的人羣。失業者陷於飢餓死亡的境地。

俄國的資本主義，也如其他一切國家的資本主義一樣，是靠吸吮工人的膏血成長起來的。資本家由於剝削工人而獲得了巨大的利潤。列寧曾計算過，一九〇八年內，二百二十五萬男女工人共領得了五億五千五百七十萬盧布的工资。而一小羣企業佔有者在這一年內所獲得的利潤，則為五億六千八百七十萬盧布。一個工人每年的平均工資為二百四十六個盧布。而資本家每年從每個工人身上剝得的利潤，則為二百五十二個盧布。不言而喻，無產者的工作時間一大半是白白替資本家作工，只有一小半才是替自己作工的。工人每天平